

精华版

鲁豫有约

岁月与回响

貳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寻访往昔记忆 ●审视斑斓命运
- 直指生命体验 ●探求心灵秘密



凤凰卫视强档栏目

金牌主持鲁豫担纲



1200323106

岁月与回响

贰

辽宁人民出版社

精华版
鲁豫有约

●寻访往昔记忆 ●审视斑斓命运
●直指生命体验 ●探求心灵秘密



K812.6
9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豫有约·第2辑：岁月与回响 / 凤凰卫视编著.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1

ISBN 7-205-05520-2

I . 鲁... II . 凤... III . 名人—访问记—中国 IV .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4666 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印刷者：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48 × 206 毫米

印 张：11

字 数：350 千字

印 数：1-6000 册

出版时间：2003 年 1 月第一版

印刷时间：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一秀 那荣利 张 洪

文稿统筹：方维保 张志光 马 辉

封面及内文设计：曹小冬 许 霞

内文制作：北京联科安致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姚喜荣

定 价：29.80 元

联系电话：024-23284324

邮购热线：024-23284296

<http://www.lnpge.com.cn>

其实我一直对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感兴趣。我的这个节目区别于其它访谈节目的地方，就是我不想和嘉宾聊他们的辉煌和成功，只想谈他们的坎坷，他们的哭、笑、愤怒……这些都会让你感到他们的真实、可爱。

——鲁豫

- 张树新**
网不住的率性  2
- 吴炳新**
被蚂蚁追逐的大象  20
- 王建明**
有爱心方有奇迹  36
- 郎平**
拼出来的崇高  52
- 汪嘉伟**
失败之后想起你  74
- 王军霞**
那只忧郁的鹿  94
- 徐根宝**
还得从娃娃抓起  114
- 刘松林**
家国之间  134
- 许鹿希**
湿润的眼眶  154



白桦
向死而生

2



李英
痴情与伤害

190



梅志
一生只为一个人

208



鲍蕙荞
那座伤心的围城

230



金星
他？她？

248



刘诗昆
折不断的理想

272



吕大渝
鲜花为谁绽放

296



周秉建
眷恋草原

316



廖静文
爱到黄泉

336

当下的场景，话语演绎的曾经的生命的场景。

没有直接呈现于表情的雀跃和尴尬，有的只是言语，或顺畅，或破碎的言语；但分明能感受到它的温度，或温馨，或清冷；分明能够感受到它的情绪，或欢欣，或痛彻心扉；时断时续的被链接中的记忆，转折浮沉的命运遭际，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还有那永不愿呈露的心灵深处的秘密，都如泉水喷涌般汩汩而来，栩栩如生而来。

人生与人生在约访中对话。彼此的交流，相互的寻访，在情感的平台上审视和探索。思考，穿越时空的晦暗和暧昧，逆向追问着人生的过往；一束现代的阳光照射进来，话语之流，瞬间折射出斑斓的生命霞光。

这就是凤凰卫视一年前为有个叫鲁豫的主持人精心打造的访谈类节目《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所呈现出的品格。因为有鲁豫，所以无法复制；因为是“凤凰”，所以无法移植。但是我们渴望她能再生！或者愿她像水，盈满，溢出，淌下去，流成一条大河！

将图本移植为文本，是个大胆的尝试；但必然地面临着语言转换的困扰，诸多问题，还望大方之家给予指点。

感谢凤凰卫视有限公司提供并授权了这样丰厚且有深度的话语素材。

编者

2003年1月



LuYu
YouYue

鲁豫

有约

张树新

网不住的率性



在见张树新之前，我的内心有很多顾虑，我怕和IT界人士对话，弄不好就搞成一场科普式的对话，而且公众对于张树新和瀛海威的恩恩怨怨已经了解很多了，我希望张树新对我讲一讲，她在瀛海威以外的工作历程和生活历程。

1963年仲夏，张树新出生在辽宁省抚顺市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学到高中，随着父母工作的变动，张树新换过三四所学校，但无论到哪里，她永远是班里的第一名。1981年的高考，张树新遵照父母的意愿考取了远在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

鲁豫：你当年是你们那城市的高考状元吧？

张树新：应该讲是我们学校的状元，我记得大概全抚顺市有一个人比我高0.5分。当时是这样的，全辽宁省我是排名第九，中国科技大学在辽宁招了十个人，我是唯一的女生。我还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本人特别想去北大，父亲坚决地把我送到了合肥。父亲认定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不让我去北京，因为北京是一个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情的城市，他希望我能够踏踏实实成为科学家。可惜到今天为止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

鲁豫：可是你连试都没试，你怎么知道你不适合做一个科学家？

张树新：是这样的。做科学家，我一直觉得需要很静的，需要对外界的大量诱惑不动心的。我在科大的时候，科大当时是一个很受宠的学校，李政道今天来，杨振宁明天来，然后吴建雄……那么，你会发现这些科学家的道路基本上是一个很纯净的道路。像我这样的人一进了大学，突然发现没人管了，我就动起来了：建过科大的艺术团、建过科大的话剧队、制作过科大最早的广播剧、还主办过科大诗社，当时我们的诗社名字叫“星

期六的玫瑰”。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讲，我喜欢的、爱好的和表现的都不在科学的研究本身上。

哼着《童年》(《光阴的故事》的主题歌)，张树新踏进了菁菁校园，开始了她无拘无束的大学生活。凭借着她的超凡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出色的组织能力，张树新很快成为中科大的风云人物，备受关注。大二的那年，张树新开天辟地地成为了中科大第一任女学生会主席。

鲁豫：那时候科大女生非常少，你又这么活跃，你在那时候是不是应该属于什么校花、班花那一类的？

张树新：我不属于。花是那种漂亮型的。

鲁豫：你很漂亮。

张树新：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没有人觉得张树新漂亮。

鲁豫：是吗？

张树新：我们班男生在晚上有一个讨论，话题就是：谁敢娶张树新？

鲁豫：那么厉害吗？那时候。

张树新：怎么讲呢，我觉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属于刚硬型，同时又非常的跋扈。另外，你要知道，男女孩这种成熟时间段是不太一样的，相对来讲，我觉得我在大学里几乎没有任何被发掘女性的一面。

鲁豫：真的吗？

张树新：对。一直是跋扈，然后很能干，也可能那时候很像女强人？没有人敢跟我谈任何事情。我后来开玩笑讲，幸亏有一个中学同学，我们一直互相很好走到今天，否则的话……

鲁豫：今天张树新就是女光棍了。

张树新：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在科大时候大概是那么一个形象。

张树新的这个中学同学就是他现在的丈夫姜作贤。那时姜作贤在山东大学上学，张树新在合肥上学，俩人是京沪线上的同路人。在她刚刚任学生会主席的时候，两人确立了恋爱的关系。当五年的大学生涯即将结束的时候，张树新再次做出了一次和她性格极为相符的“另类”选择——到北京，去《中国科学报》做一名记者。

张树新：我大概在念高中的时候，就特别想当战地记者，觉得这是充满了刺激的一种事情。觉得自己身上很多秉性适合做战地记者，比如说不怕艰苦、比如说不怕牺牲、比如说很喜欢动荡的生活，我觉得我一直在一种充满想象的状态里。毕业时正好有一个科学出版社，一个科学报社到学校招人，都是科学院的单位，我就选择了科学报。科学报的总编，很高兴地看了我的档案，很高兴地把我接到了科学报。我大概上了一个月班之后，发现每天大家织毛衣，煲电话，80个人办一份周报，这是在1986年，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决定：结婚生孩子！把我们总编气个半死，我们总编为此曾经发了一个誓：从此以后不要科大的学生。

鲁豫：一般人都觉得不能理解，都觉得事业型女人没有人在大学毕业后，三个月就立刻要孩子的。

张树新：我觉得我很多事情不是计划好的，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段时间我特别想过家庭生活。我们当时没有房子，我是单身宿舍，我丈夫也是单身宿舍。后来我丈夫同宿舍的一个人，搬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我们就把两张单人床并到一起，把我们在大学的两套铺盖也并到一起，我们就有家了。之后我就发



现这是一种非常艰苦的生活，我记得我怀孕到七个月，我还住在单身宿舍里，后来我们好不容易跟一个同学借到了一间在过去的朝外大街的8.49平米的房子。我量过，长乘宽正好是8.49平米。我记得那个小平房是13家的一个大杂院，我从小到大没有生过蜂窝煤炉，那半年就不得不生蜂窝煤炉，但是那种情形，那半年的日子，你会觉得过的非常有意思。可能这是一种反叛吧，有人说你优秀，从小到大，人都觉得你做的一些事情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然后你真的想跟自己较劲，自己会不会活着，到底普通人怎么活着，到底你会不会做一些最具体的事情，生孩子、生炉子、然后做饭，当一个妻子，把孩子生下来，能养得很好。我觉得这些在1986年、1987年的时候，是我自己最喜欢、也最想做的一些事情。

张树新在进入报社的第二年顺利产下一名女婴，起名为姜晨。计算机硕士毕业的丈夫姜作贤在科学院干部管理学院工作，一家三口过上了苦中有乐的幸福生活。1987年，当张树新遍尝人间烟火之后，重新回到了《中国科学报》。之后的两年之间里，从记者部、编辑部、发行部、广告部到总编室，张树新在她能出现的所有地方，表现出了毋庸置疑的工作能力，张树新认为《中国科学报》对于她来说已经没有再继续工作下去的意义。1989年，张树新凭借一种直觉，来到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挑战这份全新的工作。

张树新：当你以最快速度把一个报社所有环节都做过以后，你会发现你不知道做了些什么，又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了。我当时有两条路：一条路是下海，一条路是去企业局。在这个时候确实想了一想，到一个具体而惟一的企业中，开始企业生涯呢？



● 张树新

还是到一个相对宏观的部门？因为企业局跟其他任何局不一样，它是管企业的，它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制定中科院所有的企业下一步的改组计划，你会高屋建瓴地看到很多更有意思的东西。当时我就认定我将来有一天一定下海的，可能去科学院哪一家公司，那我还不如先到企业局，到了企业局，把所有的事情看明白，再看哪家公司更好。当时留这样一个心眼，然后就到了企业局，在机关里又做了三年。

鲁豫：你在企业局惟一一个目的就是我在这儿是磨练心志的？

张树新：也不是。

鲁豫：你当时就觉得：我现在可能还不具备对一个企业管理的能力，我先高屋建瓴地看一看，然后回来我再来管理？

张树新：这是一个今天总结的东西了。

鲁豫：当时并没有那么想？

张树新：当时就是直觉上觉得这样可能比去企业好。你说就是磨练，也不是。我这个人刚才说了，有一个毛病，如果我干一件事情，我就把今天这件事情干好，我就把今天这个事情做透。

鲁豫：在这个基础上，你每天跟领导去开会记录，然后写文章，所有最难最累的活都是你去做，到最后有一天突然发现，你的潜智又起作用了。

张树新：我大概这么艰苦地做了一两年。我离开企业局的时候，是我们局里所有的领导都特别失望的时候。小张走了，没人写报告了，因为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在他把大提纲一拉出来，把素材扔给他，第二天就成东西。我记得我当时又很牛，跟我们领导吹牛说，我只挣122块钱，我的价值和价格是不匹配的，我要寻找我的价格和价值匹配的地方。这个时候才下海。

从离开大学的校门到下海经商之前，张树新的很多人生选择，在常人看来，可能都不太按牌理出牌。我觉得那个时候她的每一个选择，都既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又很现实。她大概属于那种干一行钻一行，干好一行又换一行的人，兴趣点很容易转移。她对我说，那个时候她很甘于那种很平凡的、寂寞的生活，但我总觉得她是既甘于寂寞，又不甘于寂寞，她可能一直在寻找机会，等待机会。

1992年，波涛汹涌的“下海”大潮开始席卷整个中国，张树新一方面按捺不住创业的冲动，一方面因为父亲的病故、家庭经济的窘迫让她不得不放弃中科院的铁饭碗。很快她创建了自己的第一个公司——“天树策划公司”。

鲁豫：你的第一家公司是“天树”？

张树新：天树。我最早做的“天树”是个策划公司。

鲁豫：因为当时策划是很热门的一个行业吗？

张树新：也不是热门，是因为无本生意，和热门无关。假如你是一个一分钱没有的人，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呢？策划、顾问、广告。

鲁豫：当时还有一个卧云，卧云公司跟天树公司是什么关系？

张树新：“天树”是我的公司，“卧云”是我丈夫的公司。我丈夫下海比我早，他是学计算机的研究生，我丈夫就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一些个市场，然后逐渐做起来，注册了一个自己的公司，叫卧云电子。我记得他们最早是替一些寻呼台编寻呼软件。我那边在做策划公司，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寻呼台这样一个落差巨大的市场。当时我们有了点钱，我讲过，其实人们都有一种原动力，当你有了一点钱以后，你就想投资，想把自己能

够改变的事情做大，于是我们就合起来开始做寻呼台。你说当时想得多好，没有，你说后来像有一些.com时代，一些年轻的孩子们可以拿一个像样的商业计划，没有。那是1992年底。

张树新的天树策划和丈夫姜作贤的卧云电子一起联手，他们的寻呼台生意很快做大。到1994年底，从北京一家寻呼店发展到全国七家具有规模的连锁店。张树新的家庭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她买房购车之后，成为中国提前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中的一员。但此时的中国寻呼业进入了高速增长期，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寻呼业迅速从暴利转为微利，张树新不再把寻呼看想作是一个目标，于是她本能地又开始寻找下一个要征服的高峰。

张树新：我在1994年底就想把我自己停下来。因为我觉得我做寻呼做不大，没有任何创造力，又没有任何意思。如果要去把这个企业正常去管理，去运行，有很多人。当时我丈夫管的很好，而我是一个把事情搅乱的人。

鲁豫：就是你又到了那个失去兴趣的时候了？

张树新：对。我1994年底就拼命想，干什么呢？又不知道了。我说，那我到美国去看看，做什么不知道。我说我不做了，我要出去。我丈夫就一直劝我继续做这些事情。我跟他说，要不然我自己走，你接着管。后来，他又不放心我一个人走，我们就一起去了很多地方，去看了很多公司，尤其是看通讯界的。这时候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我是一个很绝的人，我自己独立地生活这么多年，几乎和同学没有来往，但是我是原来学校里比较有名的人，当时科大在Internet有一个自己的BBS，他们发了消息，发了消息之后，一个晚上就有三十多个电话打到我住在洛

杉矶的旅馆。我当时真的很激动，因为我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联络方式。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说，电话也好，邮箱也好，地址也好，是随着物理的房子动的，只有 E-mail，只有 Internet 是与人有关的，它变成人的标识。如果一个跟着人的标识的一样东西，不在于物理上居住任何地方有关的一种新的技术出来，它会改变通讯界。直觉，纯是直觉，所以我当时就说我要研究 Internet 是怎么回事。

鲁豫：那也是你第一次听到 Internet 这个的概念吗？

张树新：应该是第一次。那时候大量的通讯公司还没有使用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其实 Internet 在美国商业化是 1995 年以后。我当时的直觉告诉我这样一个东西，如果带回国内，它实际上会形成一种新型的增值服务，而增值服务在国内是政策开放的，因为我做过寻呼，可能会变成一个基因，形成一家大企业。我当时是特别决断地回来，特别决断地跟我丈夫商量。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没有太想明白。因为我是很绝的人，假如不同意的话，也会很麻烦，于是我们就决定把所有的资产抵押，拿了一笔现金，1500 万，开始做瀛海威。

张树新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我觉得她是属于那种一旦下了决心，即便撞了南墙，也不一定回头的人。1995 年张树新，下了人生最大的一次赌注，她把自己全部家当都压在了一个新兴的行业——互联网上，而那个时候在中国没有多少人了解互联网，即便张树新自己。但当时的她已经是义无返顾。

1995 年，张树新在中关村创建了北京瀛海威科技公司。当时公司的两家股东，只有张树新的天树和姜作贤的卧云。当张树新走进当时的中国邮电部申请做互联网服务的时